

当量子时代来临，碳基人能否与硅基人和平共处

□ 陈劲松

未来学家雷·库兹韦尔曾在《奇点临近》中预言：人工智能将在2045年全面超越人类。尽管目前人工智能仍只是工具，人类尚处于绝对支配地位，但人类是否就可高枕无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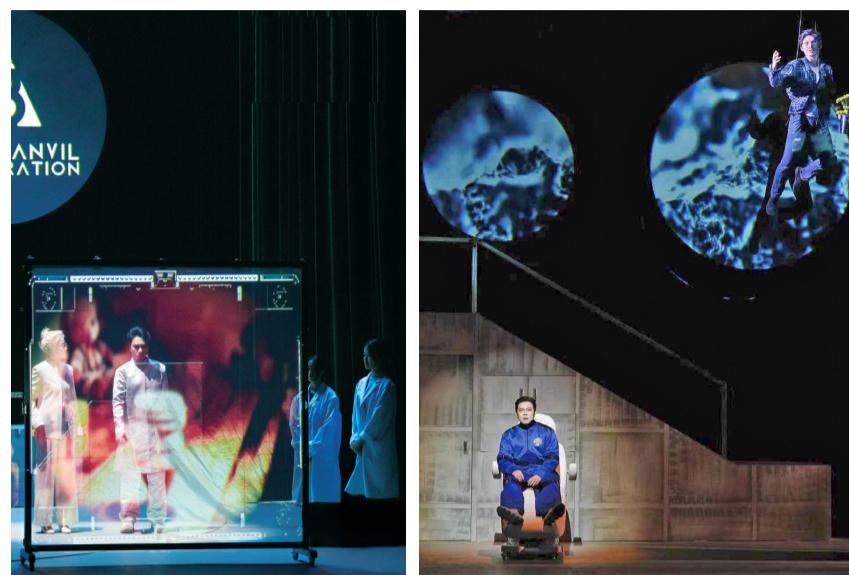
近日，南方科技大学与深圳大学联合推出的原创科幻哲理剧《量子幽灵》，以戏剧的形式将这一思考搬上舞台。看完此剧，我不禁对库兹韦尔的预言心有戚戚，感受留给人类思考和应对的时间，或许真的不多了。

失控的创造将取代人类

从玛丽·雪莱1818年创作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《弗兰肯斯坦》以来，尤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，“脱离控制的创造物”“毁掉创造自己的人的怪物”等“弗兰肯斯坦”式的科技之殇，就一直成为悬在人类头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《量子幽灵》所展现的，正是这样一幅类似的末日景象——

在2060年奇点时代来临的背景下，跨国资本“黑砧公司”为追求极致利益，强力推行能力全面超越自然人类的硅基人替代计划，将人类文明推向悬崖边缘。为对抗此危机，公司总监程穆秘密启动了一项激进的人类改造项目，通过植入量子芯片创造“超人”，却因其过程的残酷性导致大量受试者伤亡。这一行径引发了其学生涂宁、受试者李衍与解密组织“云雀”的反对。他们窃取证据的行动失败后，实验园区在爆炸中化为灰烬，涂宁也随之殒命。

这场悲剧意外造就了李衍的蜕变——他因量子实验意外获得超越人



原创科幻哲理剧《量子幽灵》演出剧照。(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供图)

类维度的感知力，成为能看见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量子“观测者”，而亡妻涂宁的意识则化为量子幽灵相伴其右，“两人”孤身流亡。20年后，硅基文明强势崛起，硅基人替代计划指日可待。处于圈养地位的人类，被迫弃绝肉身，转成幻梦泡影般的数字生命。人类命运再次来到十字路口。为拯救人类，量子“观测者”李衍甘愿牺牲自我，以瓦解硅基文明，为碳基人类换取了延续的微弱希望……

作为“深圳原创科幻三部曲”第二部的《量子幽灵》，形式上集现代装置艺术和先进光影技术于一体，科技感十足，舞台及视效一流；剧情上采取跨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非线性叙事，时间与空间纵横交错，变幻无穷。

另外值得关注的是，该剧聚焦量子力学，融合了量子永生、数字生命、平行宇宙、薛定谔的猫等科学概念，思想上延续了第一部《云身》有关科技改变人类境遇的哲学思考——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奇点时代，当硅基人全面超越碳基人，是融合共生、各自安好，还是互相取代、彼此毁灭？

警惕人变成科技的奴隶

在古希腊哲人眼中，人是万物的尺度。不过，随着科技进步，这个尺度变得不再唯一和确定。正如雅斯贝尔斯《时代的精神状况》一书所言：人变成了科技的奴隶，科技和人一样都异化为消灭人的工具。《量子幽灵》中，黑砧公司这头“巨兽”，就像刘易斯·芒福德

在《机器神话》中谈到的科技与权力恶性融合而产生的“巨型机器”，吞掉的不止海量硅基人，还有众多碳基人，即自然人类。

因此，学者熊培云认为，有关人工智能的恐惧同样可基于“机器中的幽灵”的想象，“如果有朝一日人工智能也具有像人一样的‘终极关怀的觉醒’，被钻进了幽灵，剩下的事情可能就不是单纯操纵指令那么简单了。”机器觉醒，幽灵游荡，人工智能会不会像弗兰肯斯坦创造的“科学怪人”一样失控，将人类推向万劫不复的地狱？

《量子幽灵》里老人没有价值就该死、数字化新政等剧情，让我想起了郝景芳的小说《北京折叠》中关于未来的隐喻，两者如出一辙：“科技一旦为精英所用，普通人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。”硅基人时代，普通人成了真正的“多余”，除了自取灭亡化为数字生命，别无他用。

量子“观测者”李衍说：“决定未来的不是因果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”若干年后，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涌现意识，形成新的文明，身为人类的我们该如何选择？李衍和三位编剧的答案显而易见。

我却想到马斯克最近提出的一个观点：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，或许只是引导开启硅基生命的小程序。以进化论而言，更遥远的未来，亦会有更高级的生命体取代硅基生命，宇宙由此生生不息。这种图景，或可作为“深圳原创科幻三部曲”第三部的故事设定。

(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副研究员)

大科学家眼中的科学幻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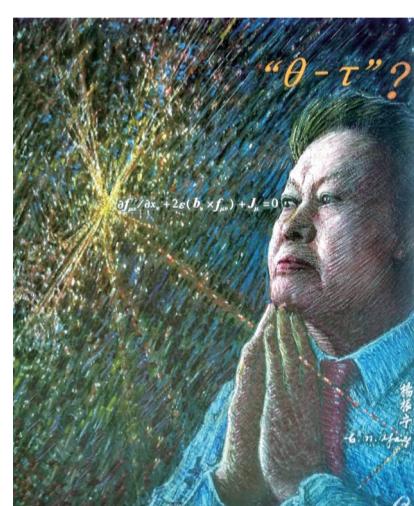
□ 尹传红

杨振宁先生辞世的消息刚一披露，“科幻朋友圈”里就出现了一张略显泛黄的杂志页面图，上面载有一篇文章，标题是《幻想与梦想不同——记杨振宁教授为<科幻世界>题词》，作者系时任四川联合大学副校长的龙伟。这篇文章左侧印着的，正是杨振宁1995年6月3日给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的题词：“幻想与梦想不同。”

龙伟当时还有一个身份——《科幻世界》顾问。他回忆，那年杨振宁专程从美国来到成都，为的是参加“四川省首届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”的颁奖典礼。这期间杨振宁看到《科幻世界》，眼睛为之一亮。此前，他对市面上流行的书刊品类颇有些看法，发出了这样一番感慨：

马路上报摊上和书店里武侠小说、言情小说颇多，科技方面的报道少，科幻小说更是寥寥无几，有点不堪设想！建设现代化强国，不能不重视科技报道，不能不重视科幻小说，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环节。

整整30年过后，捧读杨振宁那段感言，我不由地也生发感慨。确实，这位大科学家是以一种更高远、更深邃的



杨振宁像 刘夕庆 画

目光来审视科普、科幻和科技报道之“功用”的。在与龙伟的交流中，杨振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观点：

幻想、梦想，常常被人当做胡思乱想，不值一谈。其实，幻想跟梦想不同。梦，是无序的、无意识的，相当复杂，梦中有现实生活的再现，也有无中生有，也有潜意识；而幻想，是有序的、有意识的思维活动。幻想有了一定的

科学依据，便更上一个台阶，成为科幻了。科幻，常常是创造发明的先导。幻想太重要了，可以说，没有幻想就没有人类的进步。幻想是创造性思维活动。作为一名物理学家，最重要的是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，二者不可偏废。

在杨振宁看来，唯有打破现状才能出新。创造性思维，就是打破现状，破坏稳定的思维。给科学大家的话语做一番科幻解读，岂不是可以说：伴随着科学探索的进程所萌生的科学幻想，从诞生伊始便是创新思维的原动力之一。想象——科幻中的特质，不仅是心智的创造，也是一种摆脱“认知禁锢”状态、直面和处理问题的能力。

杨振宁可能没想到，就在他给《科幻世界》题词，并对幻想、梦想和科幻进行阐释后仅仅4年，《科幻世界》便因一个意外之喜而爆红：该杂志1999年7月号发表了一篇名为《心歌魅影》的科幻小说，讲的是有关记忆移植的故事，而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居然是《假如记忆可以移植》，“撞”上了！10年后因拍摄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而名声大噪的电影制片人龚格尔和导演郭帆，正是那届

考生，做了那道在高考历史上极为罕见、带着浓郁科幻色彩的作文题。《科幻世界》当年的总编辑谭楷告诉我，这样一个“高考红利”让杂志的发行量一下就突破了40万份，编辑部备受鼓舞，好势头持续了好多年。

就在要为本文收尾的当口，我翻到一本旧书《无穷之路——阿西莫夫科普作品选》(Asimov, 现在通译为“阿西莫夫”，本栏人物剪影即是阿西莫夫头像)。书之“前言”开篇写道：

1979年4月20日，李政道教授在访问中国科技大学时，曾建议学生不要只限于读科技书，还应该看些文艺作品和科学幻想小说。当时，他特别提到：“像美国的科学普及作家阿西莫夫的作品，还有科幻电影《2001：太空漫游》，都很好看。”

早前，身为《科技日报》记者和“科幻迷”的我，有幸分别采访过杨振宁与李政道这对曾经的“黄金搭档”，一代科学宗师。遗憾的是，当时我并不知晓他们对科幻的青睐，因而也没有就此发问……

